

经国济民

中国之迷
中国解

顾骏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经国济民

中国之谜
中国解



顾骏 著

● 2017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题「全员育人：「同向

同行」的平台设计与教师组织——以「大国方略」系列课为例」，

项目批准号：17JDSZ1013

● 上海市重点图书

● 上海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出版工程资助项目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国济民：中国之谜中国解/顾骏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 4

ISBN 978-7-5671-3104-0

I. ①经… II. ①顾… III. ①经济思想-研究-中国
IV. ①F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018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庄际虹

徐雁华 陈 强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经国济民——中国之谜中国解

顾 骏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 mm×1 000 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26 千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3104-0/F·178 定价 36.00 元



作者简介

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独立策划人和媒体评论人，“超星尔雅”在线课程“大国方略”系列课程的出品人暨策划人和主讲。长期从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对中国—犹太文化比较、特别是商业文化比较尤有兴趣，近年来重点关注中国话语体系和话语权问题。学术兴趣广泛，研究视野开阔，偏好方法论反思，相信以生活解释生活，坚持用实证的方式，对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作持续研究，以中国文化特有的“道理观”为视阈，打通学科边界，在世界历史与传统文化交汇点上，对当代中国社会现象作整体观照和前瞻把握。著有《人·仁·众：人与人的智慧》《犹太智慧：创造神迹的人间哲理》《传统中国商人智谋解构》《犹太商人的智慧》《活力与秩序》《和谐社会与公共治理——顾骏时评政论集》《顾骏说法——100个新闻案例说法理》等，主编有《流动与秩序》《大国方略——走向世界之路》《创新路上大工匠》等。

目 录

前 言 大国要发大声音 / 001

- 一、话语权何谓、何为? / 003
- 二、话语权何以牵动中国? / 005
- 三、中国话语权问题因何而来? / 006
- 四、对中国,重要的是权力还是话语? / 008
- 五、近代以来,中国在话语建构上真的乏善可陈? / 010
- 六、中国如何发好大声音? / 011
- 七、中国靠什么发好大声音? / 018

第一章 效率: 中国之谜中国解 / 029

- 一、中国之谜,谜在何处? / 031
- 二、西方经济学为何解不开中国之谜? / 035
- 三、中国经济何以对中国人也成了谜? / 042
- 四、用中国道理破解中国之谜 / 046

第二章 政府: 中国效率的核心机杼 / 051

- 一、西方历史经验中的政府 / 053
- 二、历史造就中国政府的效率 / 063

三、中国政府的创造性继承 / 070

第三章 国-民关系：中国效率的历史渊源 / 079

一、国-民关系：经济研究的根本着眼点 / 082

二、中国处理“国-民关系”的传统智慧 / 085

三、经济智慧：在国家治理的框架内 / 100

第四章 “铁三角”：中国效率的政治逻辑 / 109

一、经济改革的政治抉择 / 110

二、独辟蹊径的改革之道 / 112

三、经济发展的活力来源 / 123

四、维稳：国-民关系的政治平衡 / 129

五、“铁三角”，在历史转型中的升华 / 136

第五章 “铁公基”：中国效率的生活道理 / 145

一、40 年经济发展：一个“三驾马车”的故事 / 147

二、“铁公基”：中国改革开放的华章 / 153

三、国民生活方式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反馈 / 159

四、中国高强度建设基础设施的前景 / 171

第六章 房地产：中国效率的国-民共振 / 181

一、住房制度与房地产功能演变 / 182

- 二、中国住房商品化之路 / 189
- 三、房价暴涨的结构性原因 / 195
- 四、房地产发展中的国-民共振 / 205
- 五、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 / 215

第七章 创新力：中国效率的未来提升 / 221

- 一、文化为本，学习为用 / 222
- 二、中国学习力的文化支撑 / 225
- 三、40 年中国创新之路 / 240
- 四、国-民协力：以创新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250

结 语 历史是最好的辩护人 / 261

附录一 构筑高铁战略的实力支撑体系 / 267

附录二 从原点上确立中国学术话语权 / 275

- 一、问题的提出 / 276
- 二、回到原点就是回到人类文明共通之处 / 278
- 三、回到原点就是回到科学的基本特征 / 280
- 四、回到原点就是回到理论预设 / 283
- 五、回到原点就是回到学科基本问题 / 284
- 六、回到原点：为了中国经验同西方理论的平等对话 / 287

附录三 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

/ 289

一、问题的提出 / 290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实认定 / 292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方法论启示 / 293

四、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构造 / 298

后 记 / 309

前 言

大国要发大声音

中国需要话语权，已成国人共识，但中国为什么需要话语权，需要什么样的话语权，问题尚不清晰，立论更是各异。从中国国际地位将成未成的现实出发的有之，以历史上或现实中某个国家的作为为参照的有之，自觉不自觉地从中国传统“天下观”出发的亦有之。所有立论各有道理，不能绝对判定对错，但对中国来说，发什么声音，为什么发声音，事关中国自身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定位，还有中国发展最终给人类带来什么的定位。

纵观历史，多少民族、国家先后登场，大多悄然来而悄然走，少数盛极一时，有所建树，有所教训，“各领风骚数百年”。天道轮回，“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能在历史长河中追风逐浪、延续千年的屈指可数，而硕果仅存中能始终以大国姿态卓然挺立的，唯有中华。

中国发展成什么样，不仅事关中国、事关当今和未来一段时间里的世界格局，而且事关人类本身：人，这个以文化为“第二天性”的物

种中,真有某个分支能于起源后就无惧世事轮回保持大国身份不致湮灭?中华民族人杰地灵,绵延不绝,历经磨难,一再辉煌,真能始终走在人类社会前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中国“替天行道”的使命感能契合现代大国的责任感,相容相融?“善其身”与“济天下”能兼而行之,让中国成就国家利益、国际规则、人类道义和自身能力的平衡与协同?

如果有一天中国成为世界主导国家,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会是什么?

中国需要话语权,中国要有大声音!

一、话语权何谓、何为?

“定义即实在。”人类面对的世界由两种形态的实在构成:一为经验实在,即每个人可以通过身体器官感知到的实在;一为约定实在,也就是大家认为存在的实在。

人得了感冒,起因于风寒侵袭还是细菌或病毒感染,取决于就诊时找的是中医还是西医。对同一个人同一时间的同样病情,不同医生可以有不同诊断,开出不同药方,医术高明的话,都能药到病除。在世界上,与西医具有不同视野、思维、理论和方法,但至少在某些病患的治疗效果上同样有效的医学体系,何止中医一家?这足以说明,同一个经验实在,可以对应不同的约定实在,而基于不同的约定实在,可以导出对经验实在的不同处理方式,并且还同样具有实效。

人类不可能毫无感知,全凭“约定”生存于世界,但只有感知,不

对周遭世界进行“结构化”，也会让人没有秩序感，甚至无法生存。有听力障碍的人士曾经宁可听不清楚，也不愿佩戴助听器，因为当时的机器做不到像大脑那样，把没有信息内容的噪声自动过滤掉，而对所有声音一视同仁地放大，结果导致使用者不胜其扰，必欲摘之而后快。经验实在与约定实在、自然状态与人为建构的互渗互融、彼此转换，才是人类世界的完整形态和深层构造。

放到国际交往的背景下，“话语”本质上是关于世界和秩序的建构活动，“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表达自己、对话世界、安排秩序的资格与能力。国际舞台上，最能体现话语和话语权性质的，莫过于联合国安理会的组织原则和运行规则。

在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里，有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安理会，每届理事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遇重大国际事务，理事会召开会议，进行集体讨论，需要的话，可以投票表决，通过决议，授权有关国家采取相应行动，包括军事行动。在安理会上有没有发言机会，说什么，怎么说，是可以产生直接效果的。

按照联合国宪章，普通国家只有轮到担任理事时，才有机会在安理会的讨论中发言，表达本国的主张，而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的代表不但可以出席每次会议，有机会发言，而且在重大事项上，拥有特别权力，即便遇到其他国家都赞成的方案，也可以动用否决权，来行使国家意志，直接对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施加影响。

由于五大国的话语权是通过联合国宪章规定下来的，任何国家只要承认联合国的权威地位，自然同意如此安排，这就是“制度性话语权”的含义。不过，联合国的权威是有限的，有的国家在安理会讨

论中无法说服其他国家赞同自己的方案，也会执意而行，独自或联盟国采取行动，甚至发起战争。这样的做法会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悍然出兵”难免受到谴责，在话语、道义乃至军事上遭遇挫败。

联合国不只给了大国特别的权力，还赋予了特别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大国承担一定比例的联合国运行经费与维和行动经费，不负责任的大国最终将失去特别的权力包括话语权。

话语权，没有权力真不行！

二、话语权何以牵动中国？

中国举国上下对话语权给予极大关注，是近几年的现象，但争夺话语权的努力，则要早得多，背景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始终在变化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古老国度开始走上新的征程，改革开放更让中国实现了连续 40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民族复兴、国家崛起的前景更趋明朗，国际影响日增，中国和世界到了彼此调整看法与关系的时候。

如果说今天的发展态势是中国呈现给国际社会的经验实在，各国都有不同程度感知的话，那么如何看待和解读这个“实在”，中国与世界上不少国家之间还远没有达成共识，约定实在各异其趣，甚至大相径庭：

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是持续向好还是面临崩溃？

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道路合不合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还是破坏市场秩序的行政干预？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局面

能否改变,“超级大客户”能否主导大宗商品的定价?

中国与非洲经贸合作的性质是什么,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赢,还是“新殖民主义”?

“一带一路”倡议将促成沿线国家乃至更广大区域的“命运共同体”还是中国输出“过剩产能”、推行主导地区“一体化”的借口?

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到底是机会还是威胁?

中国国力强盛会给人类带来和平、进步还是冲突乃至战争?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和综合国力不断增长,这一系列问题无论对中国、关联国家还是国际社会,都显得越来越重要,迫切等待回答,而答案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取决于回答者的立场和观点,还取决于回答者采用的话语。谁给出的答案得到更多国家认可,谁就在定义中国、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世界未来上掌握了主动权。

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维护发展道路的选择权,营造友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中国需要话语权!

三、中国话语权问题因何而来?

中国需要话语权,是一个当代命题,其潜台词是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有话语权到没有话语权的过程,今天正面临重新取得话语权的机遇。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话语权失而复得本身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和象征意义。

作为独立起源、一以贯之、历经磨难、再现辉煌的古老文明,中国曾经把自己定义为“中央之国”,这里指涉的不只是地理空间的中央,

更是文明开化的中央。中国同当时世界，主要是周边国家的关系，被视为文明意义上的等级关系，所谓“东亚朝贡体系”的观念支撑就是承认古代中国与国力所及地区的国家之间存在“文明级差”。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讲究“夷夏之防”，与现代主权国家观念和国家体系概念相去甚远，不可不察。

近代以前，中国受外来文化影响比较大的有印度佛教传入，也发生了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事件，但中华民族以强大的文化定力，通过学习、消化、吸收和创新，长期确保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明中央的定位，维持了同相邻国家的关系和周边地区的秩序。

工业化开启了人类全球化时代，挟工业体系、现代科学和市场经济而来的西方文明，于 1840 年，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国度的大门，从此中国的形势急转直下。历经挫败之后，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适应秩序变更的过程。从“睁眼看世界”，到承认“落后就要挨打”，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的自我认知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崇文宣武”的国家间优势地位，急剧坠落。梦醒之后，亡国灭种的阴影长期笼罩在仁人志士的心头，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还以“被开除球籍”的说法，旧话重提。一百多年里，列强环伺，虎视眈眈，蚕食鲸吞，国将不国。对于中国，世界与其说是机会，毋宁说是挑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电影主题曲的歌词成为国家恒久的警醒！

从 1840 年开始的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进程，对中国来说并不顺利，历经波折，直到公元 2001 年才算告一段落，标志是中国正式加入 WTO，接受世界贸易规则，但至今仍留有一条尾巴：美国、欧盟和日本仍然拒绝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中国仍然被认为是现存秩序的“外来者”，连经济体量有限的俄罗斯都一度加入其中的世界最发达国家集团 G7，至今仍在为如何与 GDP 总量“坐二望一”的中国相处而踌躇，心情复杂，态度微妙，立场多变，言辞飘忽。

世界需要重新认识中国，而中国不但需要重新认识自己，还需要让世界相信，中国的自我认识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不应该相去太远，这样才有利于建立中国同世界的良性关系，有利于促成一个能够容纳体量不断增大、责任也不断增强的中国的国际秩序。话语权对中国的意义在此，中国话语权对世界的意义也在此。

四、对中国，重要的是权力还是话语？

为了认识自己，对话世界，参与建构国际秩序，中国必须创设能为世界广泛接受的话语体系，必须具备强大的话语建构能力。残酷的是，近现代史恰恰以中国不仅失去权力、失去话语，也失去话语能力为开端。

鸦片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失利后，梦幻破灭的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真诚和坦率，开启了一个足够激进但不无草率的归因推理，从武器不如人、人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直到文字不如人，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进行刮骨疗毒般的剖析与批判。这一轮持续百多年的反思，至今余波不断，虽然壮怀激烈，但矫枉过正之下，直接把汉字和依托汉字的中国话语乃至中国文化本身置于被倾覆的境地。无论最初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翻译西学时，转道日本学习西方思想，大量借鉴“汉字日语”，还是日后更为决绝地推

行汉字拼音化,以赶上所谓“世界文字进化的潮流”,或是至今学界热衷于生造中国人看不懂的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概念与句法,国人为赶上世界潮流,忍痛割掉传统文化的尾巴,自觉不自觉地放弃话语和话语建构能力,“失语”因此成为中国历史转型最严重的后遗症之一:中国缺少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不只是因为没有权力,更是因为话语储备不足、话语建构能力不足!

2017年年底,西方出现了一波警惕中国“锐实力”的言论,其典型观点见之于12月16日英国《经济学人》刊出的封面文章《锐实力:中国影响力的新模式》:

“中国很长时间以来都一直使用签证、赠与、投资以及文化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不过,近年来,中国的行动已变得越来越气势凌人、无所不包。中国的‘锐实力’,有着系列互相关联的要素组成:搞破坏、耍横、施压,最终形成合力促成目标对象进行自我审查。对中国来说,最高的奖赏或许就是不用采取行动,目标对象就因担心失去资金、支持或影响力提前向中国低头哈腰。”

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具有“锐实力”并已运用多年的观点,不乏哗众取宠之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已经拥有行使国家主权的意志、实力和能力,让西方国家感受到了压力。令人颇为难堪的倒是,不管《经济学人》刊出的文章是否言过其实,不管中国是否真的如此运用“锐实力”来实现国家目的,近年来盛行的一系列“实力”概念,从“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到“锐实力”,都是西方人的发明,中国把这些概念乃至实力本身用得再得心应手,也不具有这套话语的“知